左海文集

左海文集卷七

福州陳壽祺恭甫

鄭松谷聊以拙齋詩序

往嘉慶壬申癸酉閒桑梓同人邀余入詩社家秋坪同知薩檀河縣尹爲之職志余姻鄭君松谷預焉方是時觴詠風生衆製層見未有以辨君之長也旣而獲讀其咏史諸作瀏漓頓挫不主故常乃大心折嘗手錄其稿藏之無何君入都謁選鄉鄙詩事尋輟及君謝病歸聚首之日寡未幾君竟不起踰數年其孫出君詩乞序於余又獲覩其道塗雜咏多琅琅可誦

乃併其試律刪存若干首而歸之君天性友愛少有聲文場未壯釋褐任戶曹未強出典郡先後守袁州常德雖無赫赫名然經再躓不肯諂事大吏以取容論君者宜不專以詩傳然即專以詩而亦灑然有以自異於人若是也於乎回憶疇曩朋舊流風如昨日事秋坪檀河之詩余均得及其生存序之曾不轉瞬而君與二子之墓宿草久矣今又於君之身後序其詩人生不滿百日月如馳即焉得不憂速老也自今以往更幾何年誰復相知定吾文而序吾詩者余又烏從而逆料之耶於乎其使余悲也矣

南江詩文鈔序

清乾隆中文治極盛網羅千載繯槖九流往古未有倫比開　四庫館以收海內祕籍攟永樂大典三萬餘卷以緝前代墜簡詔徵天下博洽通才五人參預編摩授職詞垣而餘姚邵二雲與休寧戴東原兩先生為之冠天下士大夫言經學必推戴言史學必推邵當時以為篤論云然邵先生於學無所不通所撰尒疋正義外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明大臣謚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都事略宋史稿卒後皆佚

不傳獨在館纂輯薛氏舊五代史在畢尚書幕編定續資治通鑑行於世續通鑑與尒疋正義二書亦畢生精力所萃者也嘉慶末先生高足弟子金匱孫侍郎都轉閩中先生之次子來游余一見之座上嘗從訪先生遺書不可得及侍郎以巡撫至之二年出所校南江文鈔詩鈔若干卷屬壽祺覆審將付鋟詩文特先生緒餘耳然如證鄭注周易之合雅詁辨坊本斜川集之僞跋日本五畿內志日本備圖詳敘島夷疆域據酉陽雜俎引唐裴瑜尒疋注知其本韓詩欲取大戴記曾子十篇小戴記之坊記表記緇衣儒行

爲子思子四篇以配論語孟子辨子夏易傳魏文侯孝經傳賈誼左傳解詁及七緯皆見削於班氏藝文志其言多前人所未發其他墓志家傳行狀大略峻潔有體詩歸雅音明宮詞百首則仲初之儔姚江櫂歌七十餘首則竹垞鴛湖之匹也中年以後歌行長篇益臻勝境與瑞金羅臺山唱和諸篇則硬語排奡直追昌黎亦足見先生之才無施不可矣先生負絕人之姿讀書三數過終身不忘爲文章操筆立就承蕺山南雷之傳又出錢曉徵詹事之門而客於朱笥河學士使院益擴其學識奧博而精然性狷不附權

要在禁近二十餘年始躋學士其卒也齒僅五十有四使天假之年而資以大力其所就豈可窮耶於乎浙東自南宋以來文獻薈集綿延五六百年勝國遺聞軼事若唐魯二王始末及抱節忠義之士往往未著竹帛爲中原耆宿所不預聞自梨洲李埜謝山諸老皆曠代異才博洽彊記轉相口授以逮於先生先生歿而舊聞絕矣區區文字云乎哉雖然吾聞先生之族祖有字思曾諱廷寀者康熙中隱君子通算術兵法著思復堂集發明姚江之學傳述遺民舊德撰東南紀事西南紀事載明季故實會稽章學誠以屬

先生許爲校正卒不果今其書板存亾不可知而先生之集猶得留傳以待賢弟子而行不可謂非通儒不朽之一端也書壽祺雖不及見先生然少讀先生書心嚮往之久矣今乃幸預編校之末此固後生小子景慕之私不禁攬卷而奮然以起也

春秋釋經序

六經皆述於孔子而春秋爲晚修之書逆溯上起獲麟下距夢奠之時僅餘兩載耳門弟子雖閒嘗造厀受經然聖人以其褒貶當世君臣志顯而詞晦卒未嘗明示其筆削所存故經傳中孔子發揮春秋之遺言獨無所見三傳淵源授受雖均有自來然皆各以意說未盡得聖人本旨儒者多以左氏善敘事實公穀善釋義例顧公穀煩碎甚於左氏余竊謂古今論春秋者亾慮百數十家然二千餘年間得三人焉而已孟子曰詩亾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竊取之矣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察乎孟子之言則端門赤制讖緯之妄可闢也董廣川曰春秋無達例廣川與胡毋生同師胡毋生始纂條例以解經而廣川不專守例如此察乎廣川之言則左氏五十凡之夥公穀月日書法之棼可删也韓昌黎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後世以商鞅之法蕭何之律斷經幾以春秋爲刑書察乎昌黎之言則孫復胡安國葉夢得趙鵬飛程端學之刻深可廢也故自古善說春秋莫三子若也宗經而攻傳自唐啖趙始然啖趙猶陰

右公穀其流獘乃至謂三傳無一字可信豈篤論歟
盧仝與啖趙時代相近韓子許其獨抱遺經究終始
夫能守遺經而究其終始則誠可謂擘經者也晁氏
讀書志錄仝春秋摘微四卷許彥周亦言玉川子春
秋傳詞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為多惜其書今不傳若
施士丐穿鑿之智徒為異同樊紹述不肯剿襲動涉
好奇則固失之遠矣光澤高先生爾蕃深於春秋撰
釋經四卷大旨皆以經求經不苟阿三傳能一掃諸
家繳繞苛細之習文潔而不淺義密而不煩此其讀
春秋者之指南乎先生治古文辭撢稽濟時之略有位

於　朝而優游家衖勤味道腴其冐次有大過人者書成不以壽祺譾陋辱荷遠示令序所釋詞氣神禪善誘顓愚踧踖中慙未悉曉泠謬欲一二獻疑反蒙芻採俾遂卒業章句壽祺何以得此於先生哉昔殷侍御侑屬退之序其新注公羊春秋退之喜幸恨晚願執經座下盡傳其學今先生尋味要妙張明聖經學不讓殷侍御而壽祺駑鈍下退之百倍乃欲自託不腐挂名經端毋乃蹈乎悶然不見巳缺者耶反覆斯編喟然自歎其日失月亾以至於老不復自比於前人也

孫侍郎溥婆洋集序

自古大臣賦政於外藩宣四國受明命而建功庸往往播諸詠歌每懷靡及南仲之城方召伯之城謝仲山甫之徂齊召虎之疆理江漢皇父之省此徐土其事並見於二雅之詩後代建旄秉鉞之臣或不古若劉宏陶侃有勳伐而無文章嚴武辟能有詞翰而無功烈惟裴晉公討淮西過女几山題詩刻石范文正公行忻代間話江山有作自是以降蓋文采可傳於後世者希矣何論功業且其足跡所經未始有窮荒遐涉萬里風濤之危則其事猶耳目所習其詩亦不

奇不足以稱其瓌瑋志氣閩之臺灣孤懸海外士獷民悍蟊蟘易滋文恬武熙久益懈弛乾隆五十三年逆賊始平

高廟乃令督撫及將軍提督分年東渡稽察其地嘉慶十一年

仁廟率由舊章責文武重臣以次往察營汛肅操防十五年復令每隔二年一巡閱貲彈壓所以整飭武備綏靖海隅至深重道光四年令巡撫金匱公適奉

是

命由三山馳驛至厦門揚颿飛駛抵彭湖淨鹿耳入

安平視鳳山新築城規沙連湳裏諸番社踰淡水循三貂達噶瑪蘭回櫂容與徑指五虎門而歸歷水程百餘更海島二千餘里詰戎兵討軍實采風問俗周諏番黎戮悍卒之犯法者三人劾鎮將以下降斥有差募商由海道運米赴天津十四萬石以應

詔旨威立惠覃吏畏民悅

天子嘉之公天才高邁凡島嶼之形勢犵獠之情狀閭閻之習尚組練之鋪敦貨殖之珍怪風波之險夷恢詭絶特震盪心睨一於詩乎發之使覽者攷其政俗開卷若燭照符合焉裒之得若干首命曰婆娑洋

集此其視名伯仲山甫以下諸賢流風餘韻勲勞不
殊而壯遊奇觀則豈古人耳目所嘗及者哉公負不
世之資膺非常之遇
兩朝知其政事文學冠倫魁能自汀守不數年擢屏
藩還皖撫以去不二年復移節此邦文武爲憲勤施
四方庸獨以翰墨爲功績而已然公之詩即公之政
之所徵也後之巡海徼者讀公是集得其意而敬守
之則所裨於國家豈微淺哉壽祺不敢辱承命爲序
謹推闡公之所以治桑梓者以明之若夫文詞之工
春麗鯨鏗吐韓茹蘇知詩者能道之矣故弗贅

勸捐恤嫠序

求臣之道莫過乎忠求子之道莫過乎孝求婦之道莫過乎貞然婦而嫠也抱弱柔單脆之姿搆險艱顛厄之會其樹立之難恒什倍於男子富家巨室猶足倚所親而立其在窮巷掘門環堵蕭然旣喪所天則內無朝菌蟪蛄之息外無山藭麥麴之資往往窮困不復能自存又或仰食僂嫗俯哺呱孤晨夜操井臼紉鍼黹絛椷窬負襁褓十指皸裂衣血縷縷出曾不足以秣旦夕之凍餒其瀕於死亡者十二三而岌岌幾無以守其初志者殆亦千百之什一矣是豈獨仁人

君子之所哀矜哉苟非木心石腸未有遇之而不測然不忍覩聞者也故曰嫠婦樹立之難什倍於男子夫知其難而哀矜之則惟仁人君子有以左右而扶持之飢爲之食寒爲之衣月爲之廩歲爲之賙庶幾保其生而防其患乎或疑周官養民之法纖悉具備凡老孤廢疾各有所養然獨無恤嫠之文何也豈古者仁政獨遺乎此與不知先王乃寓其教於鄉三物任恤之條而專其責於鄉人士以爲嫠者之疾苦非鄉人士耳目親而蹤跡邇莫能得其實而拯其危故任恤之事士能蹈是者登之六行而舉諸朝其違是

者列之八刑以糾於國今制貞女節婦有旌表而無
常餼將以褒異之典歸
朝廷而以贍給之義歸閭里葢猶周官遺意然則非
鄉人士其孰肩是舉哉夫柏舟之詠閨門所恆有由
一家而推之宗族外姻可知由族姻而推之州閭鄉
黨又可知苟恤一人而貞節成於一家矣恤十人而
貞節成於一鄉矣恤百人而貞節成於一國矣振竆
乏遂懷清厚風俗媺教化胥於是乎在非小善也士
君子豐於力而殖於義者何所不勉焉前制府武陵
趙公慈惠敦懃心民之心歷仕中外罔不倡施重貲

首舉愊㥏比自閩移督滇黔瀕行捐白金千兩屬吾鄉人士踵成之公於閩人非有桑梓之情而仁之如其一家則吾儕處宗族鄉黨之中其能漠然無所動於中乎且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願同志諸善士爲仁人君子之所爲篡絲緝腋衆襄厥美其功德蓋不啻勝於布金祇園萬萬也

周易慎疑序

治經者大蔽有三於易爲甚一則意在立說以著書爲名一則信注說而略經文一則自智而恥闕疑舍孔子之辭無以知彖爻之辭與卦爻之義孔子之辭終身不盡知也乃並彖爻之辭而輕之說出於三聖人之外而自許明易紛紛者甚矣其蔽也說易者於卦則分截二體於爻則六畫或拘執或變亂甚且以畜爲止陽以渙爲聚散乖違經旨皆由不專究孔子之辭得表而忘裏舉此而廢彼其適者乃別求於象數而經義障矣建寧李古山論易說云爾古山著周

易慎疑十卷一字一句必詳玩經文探賾索隱求自慊於心以合聖人之心而後已雖大指宗程朱然未嘗阿好苟同無論王孔也如訟晉睽損歸妹之名卦乾不當據四求躍坤不當言陰主利物賁彖辭不當割亨小為句六四爻傳不當加皤如謙不當言戒過謙遯不當言不可大事好遯噬嗑不當主刑戮深嚴恆不當言隨時變易大柢善體經意駁正舊解誠哉其能慎疑者乎自宋儒者說太極河圖及重卦冥虛曼衍揚波而助瀾後學猶不能無疑古山辨之曰大極者三才萬物之總稱作易者自渾然一體而發之

是由大極以生兩儀也王韓以冥然無象爲大極易本已非周子一代大儒乃於河圖外複增極圖又增無極之說則猶之言冥然无象已矣何當於易有大極之義哉四象者陰陽剛柔也經所謂天地定位及乾坤父母皆四象生八卦也兩節不同義皆乾坤爲首於此見後世兌二至坤八位序之圖之非也三畫之乾坤既成則必因而重之又兼而兩之爲六畫三畫之乾坤列而八卦之易立六畫之乾坤列而六十四卦之易立故聖人反覆申言明三畫六畫之天成无所增減於此見後世四象相交爲十六十六爲三

十二諸說之違經也五十五數列爲五位即今之河圖孰知其圖之爲方圓況乎虛五虛十襲改爭多也又先儒以元亨利貞配春夏秋冬以先後天解聖人之作易皆非經文本意其言廓清淆亂卓然出於衆家易說之上唯讀既濟之繻爲濡未濟之極爲拯謂萬物出震震東方也一節爲秦漢以來講師附益謂乾爲天爲圜八卦之取象爲筮家相傳後人附於說卦竝經文而疑之則賢智之過也古山名祥賡字舜廷邑老諸生正直寬惠非禮義不蹈孝於親信於友接物壹以誠不念宿怨爲善不怯盖有得於易道者

也閭鄰莫不敬而愛之卒祠祀之鄉賢余於古山知其人而未嘗謀面古山之友俾余論次其箸述乃撮舉其要序是編告海内之稽古山易學者

蘭話堂後金石紀存序

乾隆戊申之歲上海陸耳山憲副視閩學一日召龍峯書院生萬虞臣鄭人杰與余三人入使院語之曰閩中金石未有輯成書者生等其蒐討遺佚吾將篹而考焉三人者唯而退竟無所就然是時余年甫十八自是始知有金石之學也踰二十餘載林居之暇獲見林來齋金石考略及昭陵石蹟考略於是始知吾鄉有講求金石之書也既友人馮君笏軿錄來齋書輒引余爲同志忻然從之然余十餘載敎授鄉黨疲於文字之役卒卒未暇及金石而君篤嗜博搜積

十年所藏碑版遂富錄全文釋篆隸疏證年代月日與地名職官附以昭陵陪葬名氏考覈然成巨帙君所居即來齋陶舫故盧蘭話堂者來齋弆金石之所也故名其書曰後金石紀存善哉君之踵武前賢將非若有數存焉者乎君因校來齋之書益收石墨數其異同以傳奕世起來齋於今日未易爲之軒輊也且昭陵十九碑視來齋之短衣疋馬親從事於荒墟陵谷之間者所得贏其十二三此亦足以自豪矣自今以往好之不已其所聚豈可限哉而余自少逮老卒莫能勒一編以傚歐陽趙洪既無以答耳山憲副

之志抑亦駑鈍自懋於馮君也

馮勺園拜竹詩龕詩存序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古之豪傑之士不獲兼時售其功名然後窮愁著書思以立言自見於後世下逮勞人思婦忻愕憂愉靡弗託諸山川草木擒風抒興彼其身隱則無所用於文志存則有所不能已於言故文詞者仁智之節符性命之裼襮也然杜少陵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蓋懷抱琦瑋者往往不欲以文人自封而姑寓於是以為情性之所發此其志彌峻而其身彌尊也嘉興馮君勺園束髮能為有韻之文中年治經所著三家

詩攷異論語異文石經補攷金石綜例咸精覈絕倫拜竹詩龕詩存其餘事耳君由詞垣出宰吾鄉之將樂不兩月自免去君之志豈不欲有所設施其學而徒以文詞鳴哉然而勇退高蹈不俟終日其氣節不當於流俗求之則其文詞宜亦非流俗所知也君家貧弗能具山貲比以東諸侯之招也重遊三山修鹽法志及閩通志誦其戊子以後詩一卷水餐煙宿風雨銜杯著簟寒缸俯仰歔欷一花一石未嘗不懷戀故土毋亦越禽代馬有不勝感者耶乃自援歐陽文忠之語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於世毫無損益吁

此君之寓於是以發其情性所為峻其志以尊其有者非與君平生最服膺金風亭長有異世神交之契余思竹翁赴鴻博科回翔中禁未罷歸未嘗試吏雖蹤跡稍殊要其歸田之貧而樂一也且竹翁去官後亦遊閩嶠嶺海之氣助其吟思慢亭樟灘荔支江瑶虹橋板甘泉瓦諸篇摹繪風物與君詩先後有相印者然則謂君之託於詩以踵竹翁也可

漢北海相景君銘跋

漢北海相景君銘余友永福鄭汝霖所藏銘詞僅十二行非完本也然大興翁氏兩漢金石記所錄弟一行相字即脫校讐豈易言哉自故中部督郵以下俱碑陰題名載洪适隸續者以校此本彼闕芳半字逢慶福暘盃棿勿香八字末四言韻語中缺席割二字及君半字又有譌舛者張彤作張邪是也則斷簡猶為可重矣行義劇張下一字洪作放翁作敏此本漫漶不可辨東安平下一字洪作閭張亟齋釋文作閭洪近是禮備上二字洪一闕一作綱翁作仁細旁注

云據洪今此本仁字亦闕細字下半猶可見然則翁所據隸續乃舊本之善者與故書佐劇徐德字漢昌九字當在碑陰下列十八行之首此倒置邴鍾下則翦貼之誤也余攷後漢書宗室四王傳永初元年復封睦孫普爲北海王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當安帝元初元年五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當順帝永建三年康王無後景君以漢安二年卒其爲北海相當在康王之世茲碑故吏諸生相與論述恩德行三年喪者至八十七人治行卓然而不見於循吏傳蓋范史之缺略類此者莫可勝數矣續漢書百官志注引

漢官曰諸縣有書佐循行幹小史洪氏謂此碑故干
六人在循行小史之閒隸省以干爲幹是也證以隸
釋鄭季宣碑陰有直事干漢隸字源司馬整碑陰有
諸曹干十三人益信

校太平御覽跋

太平御覽一千卷行世者惟明萬厤元年浙人倪炳刻本及活字本二種活字本不詳出何人第一卷首李昉結銜後一行書皇明順天解元海虞周光宙重校疑刷印此書即其人黃正色爲倪氏作序偁吾錫士大夫有好文者因閩梓人用活字校刊始事於隆慶二年至五年才印其十之一二浩瀚苦難閩人散去今檢活字本目錄第五卷末有大書兩行云宋板校正福建游氏梓製活板排印一百餘部又他卷首葉板心往往有兩行細書云宋板校正閩游氏全板

活字印一百餘部黄序謂印十之一二攷之不審矣其他卷又多易游氏爲饒氏知當時所用活字乃合兩家而成倪氏本出周氏後而亦刻於無錫其文字譌脫舛亂不勝枚舉甚或連闕數葉二本蓋莫能相尚也近吳中周君錫瓚得明文淵閣殘宋本三百六十六卷卷不盡相次字體極小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字或二十三字卷內有文淵閣印一南州高士東海豪家印二蓋崑山徐氏傳是樓中物又有惠定宇借觀印書舊藏吳縣朱文游家惠嘗館於朱故得見之其所箸述徵引御覽多據是本又案黄正色言

宋世刻本俱已湮沒近世雲間朱氏僅存者亦殘缺過半然則明文淵閣所儲外復有雲間朱氏殘宋本惜今不可得而見聞鄞范氏天一閣有此書宋本借觀亦不易也頃長洲黃君丕烈又藏明季舊鈔本通部行欵悉與文淵閣本同而傳寫不精然宋本所闕賴此補完以校行世二本乃知近人援舉是書率重恇𣎆繆而不悟已余師儀徵阮侍郎撫越嘗屬何上舍元錫於吳門展轉借周黃二家本校寫一年甫畢其難如此此本活字即長洲黃氏所售者同年謝子甸男爲李子紿仁購之前三十卷黃君依刻本自校

沿誤殊多後亦有以宋本及舊鈔本校者才十餘卷耳比余主講浙江敷文書院李子屬攜之來從侍郎師假校本延門人讐勘數月而竣宋本雖不無譌失顧錯漏亦希矣今海內有此書善本落落數家而吾鄉得其一不可謂不壯非李子勇於好古孰能辦此耶書還李子略述其顛末如此附簡端

林邵州遺集跋

林邵州藴遺文康熙閒鐫本上宰相書三論横海將士一泉山銘一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文一宗譜序一續慶圖一答顔太守詩一過泰松嶺詩一凡文詩十篇惟三書見唐書唐文粹而互有不同唐文粹上書宰相有張宏靖名唐書無之以校此本譌脫又百數十字亟爲補正其餘則無可稽矣直齋書録解題云藴父披爲蘇州別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以藴所爲父墓碑攷之其八子爲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是九牧者并其父名之也今此集睦州府君碑無

一語及處士而為刺史司馬者乃九子其季曰福唐
刺史蔇豈直齋誤歟案宋李俊甫莆陽比事云唐林
披一作丕字茂則一字茂彥子九人曰葦曰藻曰著
曰薦曰蕐曰蘊曰蒙曰邁或名蕆曰蔇俱為刺史號
九牧林家或云蔇為處士并其父號九牧云俊甫自
注蔡閱中名士傳林氏續慶圖書之是九牧之名舊
存兩說俊甫亦未能辨及考明林俊見素文集九牧
公贊云福唐公蔇睦州第九子自號四明處士初調
京兆參軍春秋博士累遷福唐刺史則號處士者即
刺史蔇也見素為邵州裔孫文行卓偉其言宜不苟

此集碑文盖失其舊矣抑尚可疑者舊唐書地理志天寶元年改萬安縣為福唐今福清也開元閒置福州都督府領福泉建漳潮五州後以漳潮歸嶺南為福泉建汀四州上元初為建汀劍漳泉福六州元和郡縣志福建觀察使管州五為福建泉漳汀無所謂福唐州也焉得有福唐刺史宋人文字恒稱福州為福唐其徇俗失考實甚唐人詎有此失得非邵州集殘闕之餘頗經後人竄亂邪而前代志乘沿襲其繆無一糾正之者何也集中宗譜序謂諸姓入閩自永嘉始與林諝閩中記合而序謂林祿扈晉元帝南渡

為征北將軍晉安溫陵二郡守追封晉安郡王續慶圖亦云然案溫陵非郡名此必文誤萬斯同歷代史表表晉方鎮征北將軍泰始七年有衛瓘太康十年楊濟永嘉元年和郁東晉永昌元年王邃咸康五年蔡謨永和二年褚裒而獨無林祿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晉咸和中有孔坦封晉安男萬氏晉功臣世表惟孫處以追盧循功封候官縣侯諸葛恢封建安伯而已典午之世未有晉安王也續慶圖又言周武王賜比干子姓名林堅以為三監食采清河移封博陵公堅生皷襲爵領二百四十國為冀州牧案禮記王制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禮記
正義引崔靈恩云此謂殷制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
或因殷使大夫為三監故燕禮設諸公之坐鄭康成
云大國公孤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今圖為
此言徒襲王制之文豈審殷周之別乎夫周封微子
於宋既立上公之位以尊賢其博陵何國博陵公又
何爵耶圖又言林焦為周匡王畿內正雍為景王閤
正斂為景王畿內族正撫為青州牧宣為慎靚王冀
州牧韶為秦始皇鬱林郡守憲為漢高祖司隸校尉
告為文帝廣陵郡守髙為元帝江州刺史道永封三

人并為順帝秦州刺史祇為獻帝中書令左僕射池為魏明帝秦州刺史冠為陳留王持節秦州刺史不知州牧之名始兩漢末司隷校尉始漢武帝爵林廣陵為郡均始武帝秦州始魏江州始晉元康其舛陋若是寔邵州之舊邪圖又言自比干以下名字爵世乃貞觀六年中書温彦博所定藏在秘閣邵州在史館得其副本然如林回林類林雍林放林楚林不狃等之字醜護歴歴安所徵邪雖然氏族之學自司馬遷以来難言之以揚雄之通人自序其譜牒而誤云晉有楊侯為六卿所偪應邵風俗通王符潛夫論所

述世繫皆不能無傅會之失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周
聃季春秋沈子沈尹戌併爲一族踳駁尤巨況其他
乎鄭樵通志譏林寶不知其祖所自出然樵謂林氏
出自姬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英英生茂與
慶其所紀雖本孫愐亦未必果足信也林寶元和姓
纂云殷比干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且引風
俗通云林放之後至林玉爲相有九子號十德之門
其言與此圖合特圖以林王爲林皐與耳姓纂不𢘿爲
王元孫尊爲摯曾孫此圖所未言也邈也喬也道明
也勝也庭珉也實也皆與圖合自勝以下則寶之祖

故圖不及詳也姓纂謂廣陵之先出後漢末恂仕吳因居焉而圖以恂為和帝大將軍廣陵其後此其小異也姓纂又謂晉安林氏林放之後晉永嘉渡江居泉州東晉通直郎林景十代孫寶昱泉州刺史今領判官監察林藻江州判官兼監察林蘊皆其後也亦與此圖合惟寶昱圖作孝寶耳圖亦云清泉侯邈令諫議大夫希旦太常博士寶京兆兵曹藩皆其後是邵州與寶實同族故王涯序姓纂稱濟南林寶歐陽行周集亦稱濟南林蘊也此圖後有宋紹聖四年七世孫永明令諭識語謂邵州續慶圖文字譌舛世次

不完諭參互他房所藏圖本加校定紹興十六年十代孫大鼐亦謂續慶圖尚失本冑況其支葉然則郜州之文為後人竄亂信矣今姑仍其舊所謂與過而廢寧過而存姓纂條理較明附錄續慶圖後俾林氏之裔有所考焉郜州之字唐書作復夢直齋書錄解題黃仲昭八閩通志均同書錄解題云見儒學傳則直齋據唐書書之諸傳記及此本作夢復者非也元和姓纂云蘊為江州判官兼監察黃滔集云蘊為水部員外郎應賢良方正科郜州集有林大鼐編年紀畧云蘊小字巳奴行十九貞元四年明經及第授集

賢書院校理六年遷侍讀學士七年兼史館脩撰十一年為裴延齡譖罷入閩通志云藴號赤松此皆唐書所未及者也此集下卷又載唐懿宗詔一篇追贈藴集賢殿學士刺史洪州賜髦䏰謚忠烈春秋祠祭又咸通十年建忠烈祠勑一篇遣祭文一篇頋其詞絕不類唐人制誥徧考唐書閩書八閩通志福建通志續志其事皆絕無左驗八閩通志言宋紹熙閒繪鄉之名賢於興化軍學教授黃灝為記有林攢林藴等十六人林俊見素文集九牧公賛叙名字官爵甚悉亦不言咸通賜謚建祠事其祭邵州文曰正德八

年二十二世孫俊搆我始祖唐忠臣邵州刺史十九府君之祠其祝文曰祀有鄉賢傳有國史郡寳容春堂集林氏忠烈祠碑銘序曰今致政右都御史莆田林公俊新作始祖邵州公祠於郡城予妙道院之左榜曰忠烈別家祠也然則邵州入宋始祀鄉賢入明正德始建特祠始榜忠烈烏得屬之咸通建祠賜謚邪此本下卷又有光化二年莆田縣衣冠戶免役帖詳列九牧祖父伯叔兄弟名爵然亦誤稱福唐刺史帖首書莆田縣知縣蔡承准軍牒而不悟唐無知縣之名則其眞贋不待辨而知故均無取爾邵州兄藻

有集亦見通志藝文略及直齋書錄解題今并摭遺佚附邵州以傳下卷舊有墓圖福鼎王氏父子以為古人篤厚同宗於此可見因附存之亦所以使覽者油然生孝弟之心也余既序邵州集歎息先賢之緒言百不二三而又恐世遠年湮簡牘之寖微而寖絶也謹訂其疑滞數事識諸後俟博聞有道者審焉

李翺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 辨見雲麓漫抄

書雷翠庭先生聞見偶錄傅鵬起事後

嗚乎今日士行之媮尚可言哉自其束髮知書父兄師長汲汲然日督以科舉之業惟恐旦暮不速化其子弟俛首聽命亦皇皇然以一衿一第之得喪爲榮辱憂喜唯恐旦暮不速成及倖而弋取之矣一旦莅官臨政内競乎職司之涼熱外揣乎土地之肥瘠凡其遷升沈得失日往來胷中至熟而於禮義廉節之大防蕩然積潰而莫知所守立人濟物之要道槩乎未之有聞也故其人率集詬亡恥婾媠苟安其故何也彼以爲祿利之路在是不如是則不能以進貧無

以為資富無以為榮也古者餘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父師少師朝夕坐門塾以致鄉人子弟之出入而教之學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此三代所以化民成俗之端也王道既熄施於漢世則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式法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故兩京吏治簡易風俗樸淳近古而陳仲弓王彥方之倫伏處里黨穿窬革心訟爭止息蓋有道之士窮而猶有裨於世不誣也今所習非其方所取非其用其君子不講學以明道其小人不循分以

勸切而欲責以禮義廉節立人濟物之本末辟猶御者適燕趙而南其轅醫者以豨苓治羸其不背道而馳也豈不難哉余觀雷翠庭先生所記上杭傅君鵬起事有感焉君少習舉業旣而曰莊誦濂洛關閩書務反己自責曰胸羅萬卷不知一言爲可用程子所謂不識一字也事父母貧而能樂疾晝夜扶持不假妻子居喪不內寢不御酒肉伯兄季弟早卒撫諸孤如己出仲負債多君數鬻己產償之家以窘無幾微見顏色妻子亦無怨言君處山中無師友以布衣自立敦門內行同邑鄉進士鄒尚仁與弟尚易志在正學君

實啓之晩年嘗步行數百里訪同郡儒者董能靈等是非忘乎祿利之路而禮義廉節立人濟物之是亟者能之耶君不以文學自名跡不出鄉國而志行倜然如此然則末流之失求士於都會不若野鄙求學於瑰文不若質行求道於縉紳不若韋布傳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不信哉雖然君所行履里黨耳海內郡縣鱗次儻盡得如君等千百輩彬彬參錯其閒教誘人士守令可不勞而治惜乎其無有擇焉者也

孟氏八錄跋

孟氏八錄者吾師毓菴先生所撰也先生少受知於同郡林青圃會稽傅閬林魯秋塍諸先生巡撫潘敏惠陳文恭學使馮桐鄉咸重之年二十九舉乾隆己卯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先後出嘉定王禮堂常熟蔣文恪金匱秦文恭之門由庶常改兵部武選司主事調吏部文選遷考功郎中京察一等主廣西乙酉鄉試督四川學政秩滿還 朝 高廟方嚮用而先生思親日篤遽請急歸歸十有四年教授鼇峯更八年年六十有七卒學者祠祀之先生事親孝遇

族戚仁居鄉慎治家嚴其學以省克寡過為本八錄皆編於解組後曰考省錄記檢身慎獨之實曰求復錄析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四類附於易頻復之厲曰晚聞錄輯朱子與友朋弟子問答與求復錄相發曰喪禮輯略纂禮經及朱子家禮正鄉俗居喪之失曰誠是錄輯唐以來言葬儆停厝者曰家誡錄以訓子孫曰廣愛錄以戒殺生曰避暑錄雜攷經史文字識遺聞軼事其言粹而摯如菽粟布帛之不可去身然先生未嘗出以示人先生之執與門弟子皆未嘗得見也盖先生為已而不求人知如此壽祺年十七從

先生游十年竊粗聞教於左右無何先生病不起兩子蚤喪諸孫少而壽祺尋仕於　朝南北隔絕遺書久不出洎壽祺任史館總纂方編儒林文苑傳思撰次先生言行不數月以外艱去踰年先生長孫鄉貢善斯持先生集請校乃使盡發篋以来則八録具存及使粵入蜀日記文詩裒然凡數十冊壽祺因刺取為傳上其稿史館而同門馮子星縞悉舉遺書鋟木傳於世蓋先生立德立言之不可朽雖晦必章又如此嗟乎士大夫立朝名位未顯所措施安必裨人國其仕焉而已於州里又未由脩古左右塾之教以

淑鄉子弟其能與父老優游不涉贋緣娛戲之習則足令鄉里稱善人矣孰肯皓首孳孳於闒傛之途一日不自恕者哉鄉者吾鄉漳浦蔡文勤倡正學於鼇峯學士靡然向風高足寖化雷翠庭先生得其傳督江南學有聲以母老乞退所著述咸可師法福州林青圃張惕菴先生主講鼇峯設教嚴密惕菴著經解甚富其後莫有繼者如先生之學乃誠比肩文勤諸賢無媿色也竊嘅鄉國百年以来學者始溺於科舉之業而難與道古近則俊頴之才知好古矣然本之不立學與行乃離而二其究也學其所學弊與不學

均甚則以庶孝為奸媒以朋徒為利餌以詩禮為發家以文筆為毒矢口談義利心營惇鄙形人行鬼不知羞恥項儀徵阮撫部夫子金壇段明府若膺寓書来亦兢兢憂風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故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而況所謂漢學者如同畫餅乎撫部曰近之言漢學者知宋人虛妄之病而於聖賢修身立行之大節略而不談以遂其不矜細行乃害於其心其事二公皆當世通儒上紹許鄭而其言若是然

則先生是書烏可不流布海内以為學者鍼砭也先生嘗自言談性命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踐履博見聞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此篤實行道之功也是書雖非欲以自炫於世然使天下讀其書以得其人因發憤怵惕爭求所以治其身則其澤遠矣而豈徒鄉鄙後進之矜式焉耳哉馮子事先生忠且敬是後之所以報先生者益厚碩不自居德而以壽祺厠校栞固辭不獲既竣事謹述其緣起及論學大恉識簡末嘉慶二十年春三月受業弟子陳壽祺敬跋

黃石齋先生逸稿跋

右漳浦黃忠端公宏光元年六月討賊檄及上皇太后請迎聖駕箋兩艸箋末闕數行餘亦間有闕字明史本傳不載是事文集亦不載是篇然足信為公筆友人梁儀曹得之屬壽祺考其顛末壽祺嘗伏讀高宗純皇帝聖諭謂劉宗周黃道周立朝風節慷慨極言忠藎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為一代完人其書無庸銷燬竊歎我

國家於勝朝死節之臣搜闡不遺餘力蓋前古未之有然非公之忠誠之至假乎天地焉致此也今誦公

此文義憤如生有戴商之篤而無吠堯之狂固
仁聖之所曲褒異世之所悲感者矣雖湮沒百數十
年晦而復顯庸非精貫金石固有神物護持之耶謹
案公門人洪思撰公年譜云福王立以吏部左侍郎
召公未至晉禮部尚書朝命敦促公至衢州上疏請
告不允明年三月奉勅祭禹陵夏四月自會稽還復
疏乞休五月聞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首輔馬士
英擁兵西湖言聖駕在靖南軍中公乃上奏太后請
趣黔兵至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治金華江右
兵及閩中潰兵令立功自贖又草諸檄諭疏請雖切

皆不報然則箋檄出於公筆信矣宏光元年正月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走降

大清軍三月左良玉舉兵反傳檄以清君側為名此檄討賊為左許發也四月良玉死於九江諸將祕不發喪推其子夢庚為留後七日而東黃得功破之荻港及板子磯夢庚遂率所部三十六營來歸檄中但斥良玉猶未知夢庚事也五月

大清兵渡江三日福王出奔太平潛入黃得功營

大兵駐南京城北文武迎降而鳳陽總督馬士英以黔兵自衛自廣德挾王母妃走浙江杭州守臣以總

兵府為毋妃行宮檄所謂太后已至臨安天子漸還
廣德也先是福王即位有妖僧大悲詭稱齊王又稱
潞王伏誅踰年三月有王之明自稱崇禎太子河南
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並下獄劾治檄所謂假形
似以溷戻園藉聲影以豎卜子者也卜子者漢王郎
事也良玉之反也馬士英急令阮大鋮劉孔昭率兵
會黃得功趨上江禦之又調劉良佐等入衛而督師
史可法逮疏告北警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
等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力排之淮揚備禦
益弱此箋所謂輕召靖南廣昌之師盡數過江者也

大兵南下明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文驄駐金山尋擢常鎮巡撫還駐京口與大兵隔江相持

大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倉皇列陳甘露寺鐵騎麾之悉潰文驄遁蘇州鴻逵等遁閩中此箋所謂江上水師尚八九萬何故輕離宗社者也南京破良佐歸附隨

大兵龍太平此箋所謂廣昌披髮北投者也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又爲

大兵所扼故箋以爲靖南擁兵不動也

大兵尋趨杭州潞王常淓率衆開門降士英走嚴州而公已先從唐王于衢州入閩矣嗚乎崎嶇搶攘之閒忠義奮發皇皇以討賊迎君爲急與史忠正之請頒詔書劉忠介之名募義旅先後相映明雖亡而不亡其不在是乎論者謂南都始建神鼎旣淪權奸比周藩鎭跋扈朝廷之勢孟傾海內之心瓦解公是時齒已六十有一矣勿出以投時禍可也夫以公之明豈不知主非少康臣無椬蠡雖與造成旅中興之業望山川重秀之期哉且公作周易璣象諸書言明祚訖崇禎甲申在河圖之數稼穡末際廢興之運瞭然

胄中又嘗自推身命止于六十二歲及江左見徵累疏乞休其情見矣然而卒涉屯蹇以赴之者徒以龍江之夢兮感高皇拳拳惻惻不忘君父故不忍獨潔其身而去耳自古志士仁人或蒙難而匡時或遭危而致命其伸則為伯靡共和王常王導陸贄郭子儀李光弼李晟其屈則為張悌韋粲張嵊王琳尉遲迥顏杲卿張叔夜文天祥其介乎伸與屈之閒則猶為諸葛亮劉琨祖逖李綱宗澤趙鼎彼皆莫不覩其國有纍卵懸髮之危而委其身以社稷存亡之義其功雖殊其所以蹈忠而成仁一也昌當逆計成敗得喪

然後擇足而蹈也哉譬如人子之於父母疾病患難捄之惟恐不及雖知其不可為猶將冒水火犯鋒刃以求萬有一之生全其至性之固結於中而不能自已也黃公應名時與楊機部書曰吾徒碩石擣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嗚乎此公之志也歟

附黃忠端公宏光元年六月討賊檄草

昔周室再遭狄難楚人尚寢問鼎之謀唐宗三失長安天子終還乘輿之駕況於我明日月在天八百之歷未半暨於繼統聖神相繼四方之賀

攸同自義軒以来發其輪華使函盖餘黎波其
腥穢[illegible]誠非漢唐之所昇[illegible]缺非晉宋之所缺戰
勝廟堂伐謀罇俎[illegible]缺愛將士常容跋扈之軍軫
念邀方屢止勤王之旆以致缺坐肆烽燧莫闡
鼎湖之日天下悲慟女子試其烏號旄倪通於
過客諸假形似以涸戾園藉[illegible]缺影以壁下乎者
猶昇下聳民謨上熒缺天聽則帝睹之未良人心
之思漢[illegible]缺明矣我皇帝寬仁在宥恵澤方新含
已而用人虛心以御物方圖不疾以昇大晉之
貞詎復投緩而應寳龜之兆改臣與政甫及朞

年垂翼于飛遂踰三日始則賊臣左良玉縶稱
趙鞅欲清君側之姦既則叛虜許定國脩怨興
平頓發御前之矢遂使雈猿俱化貍虎共嘶轡
陽露次岸壑俱有公卿蜀道開闢進奉或無瓜
菓方今皇太后已至臨安隆佑之覡不泯聖天
子漸還廣德建炎之烈猶存而許定國所假缺
顯據南京左良玉所稱義師陰依碩鼠昔朱李
叛於奉天實維缺望劉苗拼於肘腋亦倚社城
豈有為盛明之將帥甘 缺 狄以奉缺在甸服之
藩臣敢倒戈以憂君父是可忍也於女安乎矣

晉陽之書叛賊僅遺䰟於士荀蘇峻之望山頭未徵師於劉石今士荀逸賊而徒䰟吾君㧞稱師而坐傾宗社自史册所載身爲不義神人共憤未有痛於今日者也毅宗賓天已四百日海内宗然未有復仇之師今上出㞐又近一月叔伯褎如不誦無衣之賦誠恐范陽舞馬仰沫以㗛儒紳李下緋獶載驅以呼因極也嗚呼八公草木近在鳳泗之閒猛士風雲不出鍾山之下斷蛇遺蹟慷乎猶聞其聲援矢餘靈允矣難忘斯恨吳越多君子頻行屬紉者何止三千地水

有丈人錫命師中者應從九二沐浴請討之後勿畏萊(郤)兵東牲載書之餘聊(稱徵)觀管仲自六月朔(僕雖衰朽仰)(藉同心)日以後巳號名金衢陽烏豪傑之士畢一萬二千人至望日以前更會合洞庭彭蠡桓赳之師可二萬餘衆(合為三軍離成八陣)靖南東平各廣厥心蒼雯州南安厥咸資後勁馬渾李郭俱出龢鞈之間鍾鼎旂常猶是觴豆之物限其日其時分道出師匡復(灑埽)(郊廟壇奉安鐘簴)帝京祭告陵寢以次進兵收拾燕都祭告寢廟仗藉我祖宗之神力慰彼海宇之歡心其年月日(為此具檄)敷告萬方

其官某某等以皇太后命告于諸夫子君子

上皇太后箋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為懇乞懿旨趣馬士英速迎聖駕興復南都以慰輿情以奠宸極事臣至愚劣立朝未五十日已奉祠請假在外自三月初一以後不知朝端何故輕召靖南廣昌之師盡數過江使賊臣缺得尾其後奔突京口又不知江上水師尚八九萬賊臣缺不過數千何故輕離宗社使缺溷於郊壇缺僾於寶座且以大臣侍從蚤夜圖維宸陛承歡起居定省何至

三輔遠於六飛龍車違於鳳輦閒關載道險阻
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愆黔黎之巨創也自五月
十一距今已越二旬士民未知行在而首輔馬
士英擁兵自衛近憩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
在靖南軍中馬輔誠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
則有不臣之心誠不知聖駕所在而託言厚載
以保其家人則罔上茍偷神人之所共憤也馬
輔足平仗靖南廣昌為左右臂廣昌已披髮投
缺靖南擁兵不動而馬輔獨至西湖盤踞淨寺
意欲何為陛下□□遠出懿旨令馬士英仍統

缺兵前至黃得功缺中翊運翼聖駕直趨南京恢復大業或聖駕尚在太平當國之閒宜盡擕輜重收拾士卒乘大缺未集缺蹤閃爍之時驅逐缺除鋤叛逆稍留面目以見神人必若雍容袖手俟聖駕有定自還臨安則臨安婦女子行道者皆能之無所用缺而喪心之馬輔爲矣臣知臨安士民憤憤欲甘心於馬輔馬輔泄泄夷猶亦以聖駕朝夕即至為安然舍南京而圖臨安未為上策拂輿情而偷旦夕亦非永圖若聖駕自還臨安又無所措置馬輔者宗社安危繫

於呼吸維下闕 理下 經留意焉 二篇闕文從鄭白麓本增注

黄石齋先生遺札跋

先生絶學孤忠志事千古觀此札乃知亦留意丹訣豈託是言以塞其憤侘無憀之悲耶雖然為聖為賢為仙為佛要非豪杰不能到朱晦翁誦佛經詩云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讀道書詩云於道雖未厭已超名跡拘石齋之語將毋同余既從墨卿太守借錄一通補入集外遺文遂謹識而歸之

王郎中集跋

唐水部郎中福唐王棨字輔文一作輔之咸通三年及第復中宏詞科事蹟詳黃璞閩川名士傳及何喬遠閩書郎中初擢上第其夏歸省泉州陳黯作序送之見唐文粹璞言郎中十九年三捷其盛美蓋七閩未之有黯言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風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聲光振起譬諸人之龍鳳皆傾倒甚至黃巢之亂歸終鄉里又無媿明哲已近嘉善浦銑編歷代賦話於唐盛推郎中其復小齋賦話數舉郎中賦十餘處為世軌則以四十一

首析為四卷盡加箋注斯亦郎中百世下之知音歟

案唐書藝文志無麟角集宋史藝文志王棨詩一卷

不言賦

本朝四庫全書總目稱原本賦四十二篇其八代孫

蘋補採省題詩二十一篇附於後浙江鮑氏復刻之

知不足齋叢書余鄉人福鼎王遐春頃重鐫治南五

先生集郎中其一所據舊本目錄實賦四十五首然

郎中有沛父老留漢高祖賦載文苑英華五十九卷

流沫人口而此集尚闕蓋文苑英華題下撰人祭譌

為啓猶唐志於本事詩書孟棨作啓後人編輯此集

遂失收拾耳嘉慶十有七年春適德清許周生駕部以家藏麟角集郎中遺像撫寄因傳語王君亟弁前賦及陳黯序補鐫之余嘗考余鄉唐人遺集唐志有鄭諴集歐陽袞集二卷陳黯集三卷陳陶文錄黃璞霧居子陳詡集鄭良士白巖詩集王虬集各十卷黃滔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宋志有黃滔編畧十卷徐寅別集五卷林藻集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有林藻林蘊集各一卷李俊甫莆陽比事有陳嶠文集二十卷徐興公藏書目有陳去疾集陳通方林滋各一卷劉后邨文集云徐正字有溫陵集十卷雅道機

要一卷律賦及探龍集名五卷詩八卷閩書云薛令之有明月先生集鄭良士有中壘集沈崧有集二十卷王肱有無題古詩百三十首今其書或亡或佚存者百不二三古人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乃易世以後汗青淪敝雲煙銷滅零落若斯吁可慨也洪惟我

國家揆文稽古網羅闕遺故歐陽行周王輔文徐正字黃御史諸集賴以著錄

四庫儲之天祿石渠延閣廣內其他散失往往復存於

欽定全唐詩歷朝賦彙二書

今上繩武紹聞特命詞臣續編
皇清文類因就館纂次全唐之文以亮章鴻蒸囊括
漏逸海内之士聞風興起俾已墜之緒再紉將熄之
燎重灼所以張先喆耀令名酌前修之筆海賛文明
之治樞雖謭陋如壽祺猶幸獲挂名於鄉賢文字之
末也兹事雖小焉可以忽書

王文端朱文正二公寄李鄦齋使君手札謹跋

此李使君鄦齋先生所藏王文端朱文正二公手札也二公皆世所稱古君子而規橅各殊文端風裁謖謖如李元禮文正道廣如陳太邱兼收並蓄或以是招謗訕所謂良醫之門多疾人隱括之旁多枉木非耶然文正嫉惡甚嚴面指人過雖素愛其才不少假嘗為箴懸客座以自警然則二公剛直之氣曷嘗不合若符節與文正既終

大聖人為之論定　予謚天下於是憬然群息其毀謏之私勿問知與不知澤之及與不及靡弗交口誦

歎如一日嗚乎此公之所以為大也往者文端在樞
密壽祺居京師罕私面獨文正每自　御園歸邸第
輒候燕閒一謁嘗侍坐　澄懷園公從容為壽祺論
宋司馬溫公名德而不知蔡京之奸又稱元魏高文
公之忠信不欺心嚮往之因言吾備位相輔無它能
仰答
恩遇惟有為　國家推轂賢才庶應以人事君之道
數載以來所口薦某某　朝廷咸次第擢用為封疆
大吏吾之知慮於茲罄矣嗟乎治天下以得人為先
務得人在端好惡慎舉錯而已察公之言蓋悠然見

天子知人之明予善之壹而非公之休休有容視人才為性命皋由熙亮采迪棐忱乎今觀公寄鄰齋書數通多諄諄於得士致民之方鄰齋仁明廉正簡在

帝心頃省汀州守不數月晉按察其學與才將任方伯連率經邦國而有餘斯不負所知者哉文端文正皆嘗視閩學先春直出其門已而文正為壽祺座主館師文端為殿試讀卷師二公又皆儀徵阮宮保夫子之座主也知己之感文正尤摯焉顧壽祺駑鈍憂患之餘衰苶自廢卒莫能毫末報公於地下讀公遺簡輒泫然心傷也

文選樓詩存後序

詩三百篇皆聖賢所作其功德之顯不必以文詞鳴而文詞卒為後世所莫及故風雅頌中指事談情言不一體而文詞之美無稱焉獨卷阿之篇曰豈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說曰言樂易之君子来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心也崧高之篇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說曰碩大也肆長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也烝民之篇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說曰穆和也言其調和人之性如清微之風

化養萬物然然則古庬臣碩輔左右宣力既兼文武以惠萬邦而出其緒餘為詩又必有召康公尹吉甫之志能感善心風善道調和人性如風長物而後使百世下長言咏歎慨然想慕其流風餘韻之美而不可誣三代以後如漢韋丞相唐裴晉公李衛公宋韓魏公范文正公文采風味庶幾古人彼謝仁祖庾元規之倫區區觴咏焉足以語此也吾師尚書儀真公負天人之姿挺名世之才蚤擁節旄敭歷中外勳名爛於海宇著作冠乎藝林及情動而形於言則賑飢救溺之方祠神破賊之事鹽榷漕運之政簡師

課士之程寒山禪寺之遊蓉廬草堂之跡雖流連風物一雨一晴一花一木一金一石一書一畫凡見之咏歌靡不藹然仁義有潔身憂國之忱退而不忘蒼生進而不忘林壑蓋上宣忠孝下抒諷諭與呂康公尹吉甫之志若合符節所謂感善心風善道者非耶所謂調和人性如清風之長養萬物者非耶是豈世之言詩者之所能與於此者扎夫公之於詩特雅材好博之一端耳乃其志之流露於不自知者如此則公之山高海深學者孰從而測其所蘊也與壽祺擩染教澤心誠悅服受是編而繹之蹈舞不能自已至於

風格之高妙清淳則不敢贅一詞以蹈鍾管之失竊意天下之讀公詩者必有以得其旨而通其微知非壽祺一人之私言以阿好云爾

明陳時清五真園亭圖跋

五真園亭圖長洲沈石田寫莆田周翠渠瑛題端云為時清作林尚書俊記之其末云時清名字今南京刑部郎中時安君之弟世寍德人夷恒子其號案省志寍德陳儁字時安明成化己丑進士知休寍縣善折獄遷南京刑部郎擢廣西按察副使所至苗獠避伏進山西按察使忤權貴九載不遷卒於官有覲齋集林尚書記所偁時安君則其人也記作於成化丁未時安方為郎距成進士之歲十有九年矣時清以貴介弟頤志林壑為鉅人長德所許可不謂賢乎五真云者山水真

樂詩書真味吟咏真趣游觀真境平生慕真隱也時
清以五真號省志載其五真集故以名其亭也檢尚書
見素文集無是記或當時失編然其文格灼然為尚書筆
無疑也惟記言時清手持一軸甚鉅不言作圖何人而石
翁此卷高僅盈尺袤不及丈蓋非所示尚書之軸記載
圖中園亭次第甚悉按之此卷若五真亭空翠菴則可
見若松菊堂金鯽渠古桂巖夢艸池釣魚磯濯足石
彷彿得之若養浩軒熙春臺止水之亭桃李之門則
未有其位置所謂客茲屨而過由逕而門逾于止水
沿于金鯽達于五真者其次第亦不可求豈是卷之

前或以殘損割截與抑石翁脫去翰墨蛀逕殆未嘗
屑屑於一枝一節而為之與是皆不足辨也獨念時
清伯仲一仕一隱名位何必相讓五真之樂數百年
後猶令人睠睠於斯圖也翠渠見素皆吾鄉先正文
字之殘泐莫不足以賫斂後人桑梓文獻焉以識小
而忽諸往賈人嘗持此卷求售未果為同年南海吳
按察所購余心重吾鄉舊物乃從按察乞留以家藏
石翁畫蕉酬之卷遂歸余楚弓楚得未始非千載美
談也視王晉卿之於仇池石蘇子瞻之於吳道子畫
佛孰貪與廉哉記本非尚書墨跡按察割去余以為

不讀是記無以諳園亭次第及五真命名之義且恶乎知時清之爲時安弟也故仍乞其稿補錄於後俾觀是圖者有所考焉

高宗呂見于圖跋

右見于圖明高澂作表達說之林炫記之鄭節賦之見于者謂其書屋見榕城之于山也澂字宗呂侯官人父鑑為學官工水墨山水澂不樂進士業自號霞居子耆酒醉則散髮赤脚又號擊仙子善隸八分書在逸品詩與傅汝舟齊名有石門集一卷林炫字貞孚尚書文安公之孫少保康懿公之子宮保文恪公尚書貞燿公之兄正德甲戌進士授禮部主事嘉靖初議大禮忤執政歸詩文富麗與同邑袁達張萬里相賡和再起官至通政司參議袁達字德修閩縣人

善詩畫爲貴溪令免余家有達所著佩蘭子集一卷惟鄭節無考然皆吾鄉文獻也郡志稱宗呂爲宋生寫菊及苛石脩竹而巳瘧人以方少陵詩今觀此所謂見于者蕭疎瀟遠使人逌然有烟霞之思又何減宗少文卧遊也余林居十有餘載顧未能買山聊隱城市以完吾夷白之素而巳擎仙有知其許我乎雖然閒雲野隺何天不可飛使一日得學龐門山人入幽巖深谷避俗質乎彌遠其樂不有逾乎是者哉讀擎仙圖輒爲之低徊不能巳也

藤花吟館詩鈔跋

覃溪學士之序莜鄰按察詩曰不名一家而能奄有衆家之美曰沈著按切一時才雋莫能近數言足以盡莜鄰矣同時諸公所以交口稱莜鄰者甚至然莫如覃溪之簡而盡余雖欲贊一詞卒無以加之也雖然覃溪詫莜鄰篤信其說意欲納爲學詩弟子則余未敢謂然覃溪論詩多精詣然如元遺山絕句之滄海橫流顯指蘇黃末失而以爲主論時政此豈遺山之意哉覃溪所奉者眘山所宗者漁洋而其所爲詩瘦硬槎枒乃於涪翁爲近去眘山漁洋若風馬牛之

不相及假令强附之省山漁洋之苗裔其可乎哉非惟覃溪爲然省山多自比香山其詩非香山也漁洋自謂石倉後身其詩非石倉也非惟省山漁洋爲然昌黎論詩於東野玉川不以其同已也而暱之於秘書水部二張不以其異已也而擯之曾入主出奴之是私乎哉師古人者以神不以形執一而掩百徇目而廢心則明人門戶之見而其弊卒不免爲後世譏者也君子奚取焉莅鄰之詩自嘉慶癸酉入都以後從覃溪遊閒效其體云耳其才力之雄固自足深造古人之堂室惡存其爲壘守覃溪也余懼不知莅鄰

者誤據覃溪一語以為宗派口實也故栢為明之詎
鄰其亦自知之矣同里陳壽祺跋

紅雨樓文稿跋

紅雨樓文稿八册明吾鄉徐興公著中多手跡題上每別識選不盖未定本也君鼇峰集詩南廵撫居益爲之授梓未幾南公去位以屬同知福建安令鄭某僅刻四卷而輟後自衛田續成十册其雜文三十餘卷删爲二十卷十四册無力殺青常求助於故人卒不果其書遂佚不傳余近始得鼇峰集近體詩四卷文即此本補綴蠹蝕盖已亡其半矣君父㮚令永寧兄熥惟和舉萬厤戊子鄉試有幔亭集其文六卷亡弟熛子陸均爲諸生陸蚤卒次子延壽存永有尺木

堂集孫鍾震器之有雪樵集從孫某亦諸生一門文
采彪彪焉君博雅多聞善草隸書所居鼇峰之麓藏
書七萬餘卷曹雁澤先生爲搆宛羽樓庋之有汗竹
巢書目二卷箸述甚夥筆精者譚海崔梓之白門也
榕陰新檢者邵鷟洲所刻也蔡端明外紀者西爽堂
所刻也晉安風雅荔支譜蜂經茗談其所自刻也未
刻者尚有武夷山志鼓山志鶺林等文嘗修延平郡
志福安縣志預纂福州郡志平生交游道廣足跡所
至徧攬四方豪俊簡札往來無虛歲篤師友行誼爲
人畫事交游揚名譽盡慇懃當是時三山人才薈萃

甲於它郡葉文忠林文恪翁文簡鄧汝高孫子長許玉史郑肇復陳元凱曹能始陳泰始陳伯孺幼孺趙仁甫謝在杭鄭孟麐王永啓陳汝翔汝大陳昌箕馬季聲之倫莫不宏長風流飛染文藻而皆與君親厚伯孺其姻而在杭其甥也其於同時諸子著作無問存殁靡弗惓惓賛其傳布然嘗言能始為狡覩所鼓弄散財治鹽筴幾靡萬金未免戒得之訾又言觀察侍御日娱聲伎觀察謂能始侍御謂泰始也泰始豪侈任俠至今里巷猶道之所稱陳大夫是也能始勁節凌霜其初乃亦與文山相近及宦粵西君詒書援

陶淵明三徑就荒賦歸去來諷之又言在杭心地極良澹擲可師但於睦族結客布施三事錙銖未能割捨故所為行狀獨於此未敢曲筆君與曹謝情好尤摯而責備賢者不少恕若是視季世如醴之交甘為籧篨戚施而不辯者惡可同日而語哉答鄧道協參軍書也責其因分產之薄甘心少衆大類喪心病狂道協者汝高提學之子翁文簡尚書之壻少衆者尚書嗣子登彥也與周章甫書也責其兄弟垂暮參商儆之以藏怒宿怨之非與王元壽書也責其與鄭氏昆季構訟動之以先人交誼之舊答吳汝鳴書也責

其託名承繼奪情莅官刺之以食稻衣錦之安口誅筆伐所爭在綱常非直諒之友孰肯爲此言者嗚乎此數書留示桑梓不足砭薄俗而垂炯鑒耶君稽古善抉譌舛如辨嚴滄浪集序之誤以咸淳元年進士爲四年也黄秋聲集之增危素墓碑鄧潛跋補雜文三十餘篇也蔡君謨集序之誤以忠惠爲熙寧慶厤閒人也林和靖集之誤收省心錄也及採詩之誤以天台陳孚爲閩清陳剛中也黄鎮成爲薩天錫也陳櫛爲夏時正也福州郡志之誤以陳用之爲祐之也閩清之陳剛中誤爲侯官陳剛中又遺其石邦廟詩

也黄師雖宋史有傳而志不詳也辨永樂天順正德天啓改元皆龍亂賊年號也咸考證精覈有鄉先正鄭仲賢黄伯思之風又閱是集郡巡撫嘗編梓全閩藝文志曹忠節十二代詩選外又嘗選刻明文謝布政嘗修福寧州志王懋宣年八十有二撰閩都記鄧汝實修閩清志鄉邑後進或未之知也翁文簡有文數十卷屬君芟定爲贈序二卷集序二卷碑記二卷温陵蔡中丞元履有文三十餘冊莆田游宗振有霧隱詩選子元封有竹林集今皆付之飄風墜雲不可復見矣其言傳體與行狀不同又修志者省會人物之

盛載筆不得不嚴在一州一邑惟恨文獻不足不可一槩嚴削皆曉悉文章之體其言詩謂今海內多宗楚派鍾譚作俑而效法成風祇為識者唾棄是時公安竟陵以幺絃側調鼓煽天下獨閩風不變非賴君等力持正論以距之則靡其功豈在雲間下哉惜老而貧甚伯兄既逝從子不肖蕩敗嚚然至抉其母誣訟於是餬口四方鬻史為饔飧貲數數削牘於隣郡守令小有請託雖所操不能如閔仲叔梁伯鸞之為人然晩遇屯蹇加以邊烽震動黃巾充斥海寇告警米粟騰涌常咨嗟憂悒恐終不得為太平民亦足悲

美斯編雖零落僅存然其他散見猶可蒐緝一二倘有心者別擇其半付剞劂俾前喆志事有所考見其亦後起之責也夫

西園雅集圖跋

李檢法西園雅集圖明都穆寓意編嚴氏書畫記啓景鳳東圖元覽陳繼儒祕笈董文敏容臺集畫禪室隨筆咸紀之文敏言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閒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攷之甚審又言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但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其後弇州續稿則云嘗見楊東里題臨本西園雅集圖與仇氏人物多寡互異且述東里云劉松年僧梵隆趙千里皆有臨本然則伯時此圖非一本而諸家傳寫

亦夥豈非以太平之盛一時交游皆天下士故樂屢形翰墨而後之人追仿其遺蹤猶久而未沫與道光十年庚寅秋余偶得是圖幅長三尺有九寸廣尺有九寸側有蔡肇天啓小印章二圖中十有六人面目如生動作俯仰一一精妙絕倫衣褶皆鐵線描法二蘇狀貌觀者不問而知為昆弟余一見即定為伯時筆米氏記所謂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者也天啓雖善畫恐未能造是且印識甚新妄人贋為之耳踰兩月閱新鈔天一閣本劉後邨大全集乃有西園雅集圖跋謂此圖布置園林水石人物姬女用筆小者僅如

鍼芥然比之龍眠墨本居然有富貴態度畫固不可以不設色哉然則後邨見伯時墨本矣然米氏記固云伯時此圖效唐小李將軍爲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後邨豈未之見耶今此幅無款識淺著絳綠用筆正如鍼芥大類後邨跋者夫筆如鍼芥非伯時莫能爲後邨徒據墨本反以設色者屬他手庸詎知其所跋與余所得者非即伯時元圖耶伯時元圖米記發端首言之故不自署名耳昔吳匏菴稱沈石翁能辨伯時女孝經圖以爲真知畫余於此圖亦自謂不讓石翁也嗟乎圖之作距今餘八百載而流風餘韻

景象宛在目前末俗宴游往来何者足跂古人百一
攬是圖益使人歎慕無窮矣

孝子圖跋

世傳二十四孝不知所自始也自虞舜而下至朱壽昌或以為集於元赤老溫赤老溫元太祖部下人智焉足以及此　國朝宮定山巡撫讀書紀數畧記二十四孝文與此殊有韓伯俞劉殷田眞陳娥蔡姑魯義姑鮑山趙孝宗王武子元覺而無漢文帝蔡順黃香王裒吳猛楊香庾黔婁唐夫人黃庭堅朱壽昌十人然定山亦不言其所徵也余頃見元孤雲處士王振鵬孝子圖冊柯九思題端純孝可觀四大字明沈度跋計二十四人符於流俗所傳則是說固始於元

時與然其所取猶未盡當帝王舜後獨稱漢文何以遺周文武郭巨養母而殄其類丁蘭犯科而辱其親二者豈可為訓耶楊香乃女子世莫之知孫雲圖竟為童子像何也越絕書論衡並言舜葬蒼梧象為之畊禹葬會稽鳥為之芸不聞歷山象耕也孫雲圖亦有此事然論衡之辨二事已云世俗則謂為舜禹田豈非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彼亦有自來者與其餘子路曾子閔子以下事見說苑家語論衡兩漢書三國吳志梁書唐書宋史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惟周剡子莫考宮氏剡作郯姓氏書亦無之按毛詩

十月之交篇曰豔妻煽方處孔氏正義引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剡豔古今字以剡配姬則為其姓今攷書緯與詩緯多主齊詩說十月之交篇毛詩作豔魯詩作閻則作剡者齊詩也詩又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正義云皇父家伯仲允蓋與后同姓剡也是剡子之為周人無疑矣

大興方彥聞云三代後尚有剡姓元有剡韶見仇氏萬姓文星明有剡崇武官敎諭見偃師金石志 本朝嘉慶戊辰 恩科舉人有剡懋勳甘肅泰州人剡姓可稽者如此

書劉後邨楊通老移居圖跋後

劉後邨跋楊通老移居圖叙次如畫然柔知通老乃畫師與或即卷中之人與復指為處士楊樸而疑樸字契元不字通老既又翻樸集證其卷内所載物色皆合余以為皆非也按楊樽字通老閩甯德人嘗為江西判官及轉運使黄文肅公勉齋集與通老往來書甚夥移居蓋其未遇時事後邨何以忘其人殆偶未及照耶

跋楊宗道帖

明楊遵字宗道閩之浦城人洪武初以薦起家累官鎮江知府暇輒登覽山川賦詩寄興工篆隸師元杜本畫得其法金焦銀蒜閒題牓多出其手縣志稱其廉明有為百廢具舉卹流離人皆復業然則宗道古之循吏也豈獨以翰墨流傳後世而吾鄉至今尠有能舉其姓氏者何也此卷臨張伯英二王四帖及臨柳誠懸帖并跋項墨林諸君皆誤以為米南宮書緣諸帖末有海岳閣主數印識耳荷屋方伯獨斷為楊氏真蹟謂余云白石枕條末明有宗道書印四字章

處州條首明有楊字小圓印一下鈐清白印一皆與元章無涉所謂海岳菴主乃慕米而襲其號耳非方伯精於鑒古孰能辨之然余因是歎鄉先正文采風流邈不可攀若此後之搛觚者又安用摇脣筆札為哉

跋馮竹園所藏朱檢討漫興集手稿

余嘗論　本朝詩家梅邨而外以竹垞老人爲最五言古體才力遒健七言歌行跌蕩頓挫獨往獨來自有真氣流行七言今體骨騰肉飛惟卧子茘裳足與後先頡頏其芊綿婉麗又得錢劉温李之遺不獨長律渾灝沈雄少陵以後所無也散體文在鈍翁之上塡詞則與迦陵同工攷訂之學方駕亭林亦非西河西溟所及於康熙諸老閣奄有衆長一人而已今觀此册漫興集殘稿手自丹黄點竄芟薙者甚多乃知昔人所云良工心苦世之矜崔傒捷敏而雜蚯蚓蛟

蟜者見之亦可以爽然失矣

跋方望溪先生西林鄂剛烈公與祁陽相國手札後

右桐城方望溪先生西林鄂剛烈公與祁陽相國陳文肅公手札凡十餘通望溪文肅之師剛烈於文肅則同歲生也是科鄂李二尚書為會試總裁故事主文衡子弟當避不入闈　世宗特命大臣別試之擇其優者第進士故剛烈得與文肅同榜讀此卷見先喆師友之閒動以道義經濟相勗勉桐城師道自居尤諄諄於察吏安民之道皆切直古義非今時所獲聞也桐城札中屢稱貫一貫一者豈化雷翠庭先

生與文肅同年同師桐城時葢視學江左也壽祺座主大興朱文正公出文肅剛烈之門而文肅又嘗撫吾鄉淵源所自遺愛所存二者皆有以深入人心而不可泯公曾孫練江令君出是卷屬題於乎賢者之流風餘韵足令聞者興起乎百世之下而況耳目未遠者乎而況親爲其孫子者乎是可感也道光十年仲夏三山陳壽祺敬跋

節義文章書後

候官林涵春譔節義文章表闡明臣上自遜國下逮末季或以為用意良美然其中褒貶是非猶多不即於人心體例未能善也嘗取而覈之彭與明被執縱歸慙憤裂冠變姓名遁去樓璉艸詔歸而自經李國楨誤國辱身而後負土葬莊烈自剄墓前張家玉為丈讐賊而後抗拒　大兵此足謂之節義乎哉辥嵒齋詒壯平幸不殺既而新君名見謫粵西判邊大受令米脂發掘闖賊祖墓既而入我　朝為太原知府兩人皆貳臣焉得在節義之列耶李賓之以緘默獨

全擬之馮道夏桂洲受制於分宜不知勇退可謂之庸鄙不可謂之節義也康對山救空同而犯清議戚南塘樹戰功而不能不納賄巨奸此枉尋而直尺非節義也沈一貫陷郭正域沈鯉於非辜丁汝夔縱俺答而見紿又可以為節義乎何仲默王弇洲唐荊川瞿昆湖焦弱侯文人之雄也吳明卿則詘矣雖嘗抗言忤權幸然皆不必躋之節義且何以遺諫南巡議大禮之辥君采諸人也至如辥敬軒章楓山席文襄羅念菴之倡道講學葉文莊商文毅劉忠宣費文憲林文安楊文襄王文成梁文康楊文忠李秉王雲鳳

王瓊熊浹馬永俞大猷之政事勳業或為名儒或為名臣豈宜專以節義著乎高穀之以金帶贈趙崇許文穆之以玉杯贈吳中行意氣激昂亦未可遽列節義也伏讀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襃貶是非權衡至當其諸言而世為天下法者乎惜涵春之不及見也他如賴繼謹誤以為學繼王輿誤以為蜀人陸齊望白蓮詩誤以為焦竑作猶其失之小者又篇中多引錫山王時大男詩不足增重徒傷文體耳其餘旁採小說持擇未精舊細碎而忽闕鉅者有之攷古者存之以備稗

官之一家可也

案故老傳聞涵春嘗受耿逆偽命官工曹耿敗涵春乃遁往數十年有演劇者以涵春荷糟登場科白唱曰紅糟出賣也且曰我而今不作官也盖以紅糟度工曹字譏之耳既得無名氏甲寅遺事閱之亦言涵春初名曇雲春人謂之林顛與林嗣選倪銓鄭泓周鴻儀趙爾樂翁鑑阮峻林經國張鉉蔣衡鄧雲岱等為十二生並為耿逆建生祠於西湖曇春為戶曹雅與蕭長源善尤工媢賊　大兵將至曇春詭將飲藥卒不死已而薙髮與林雲銘遁

之建盅山中及事平　朝廷置不問乃復出咬今名刺塔江樓文集見於世其言爲戶曹雖傳聞異詞然而俗語丹青非不實矣彼哉彼哉身污賊庭倖逃　國綱其文字曾鄭虔李華之不若廼敢安談節義冀以彌縫其醜非所謂掩耳盜鐘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耶無怪乎顛倒是非怨詞彭與明薛嵩之徒而進之方練之列也辛卯六月壽祺又記

賴忍菴茂才遺像跋

人子靡不欲揚其親而亦不敢誣其祖父故有高爵豐祿雅材邃學勲業炳乎當時譔著垂諸奕禩則讃述家聲罔弗尊信抑或其子孫通顯功名足以光前則舊德益彰如水之得繪采而火之增薪蒸也若野鄙憔悴專壹之士被褐懐珠文采不傳於後世雖其後人克紹基緒而名位未起末由播先世之美於宇内故閭巷耆舊湮抑無聞者何限所恃者獨論敘文詞能使餘澤遺芬流誦弗衰翰墨之耀反復勝於軒冕之榮耳故寒門後進莫不感奮於文學者此也德

化賴生子瑩踰冠被當塗之知以戊子闈卷首選入
鼇峯書院從余游有年生德性溫厚而尚氣節其所
業自制藝外尤善古文詞叩其所自則少與其從昆
弟從厥考忍菴茂才學所謂三友居者其家塾也茂
才貧約伏處聲聞不出里鄙然生自述其祖父孝弟
慈愛之性惻然動人豈不賴賢子弟之能文詞哉雖
然忍菴毅而智嘗有德於鄉族若免黎氏老人之難
及封還謝氏子道殣所遺橐皆有漢王忳王烈之風
其壽後宜未有艾也庸詎恃文詞以傳與且生齒未
壯研學砥行日進而未見其止它日所以揚其親者

益大而遠區區文詞云乎哉忍菴歿十載生乃補繪
遺像示不忘庭訓久之乞余識其端因推其意而廣
之如此

跋翁文簡公廷試卷

吾鄉尚書翁文簡公忠清鯁直名德引年史稱其風度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目無流視見者肅然非所謂耋老而恭不釋者與文集五卷嘗屬徐興公芟乙見紅雨樓文稿一代老成虛巳下賢定文之託乃歸後進此豈晚近士大夫所及哉余求公遺集久之從其族人假得奏疏四卷雜文一卷亟繕錄藏之公舊宅在洪塘洪塘余門人以公書諸葛武侯誡子書張橫渠周濂溪二先生與司馬温公語長卷詒余而卷末無款識然審其筆力瘦硬風骨

天成深得歐陽信本行書法非公莫克為也又訪知公有廷試卷在西郭外人家欲購之而未果道光壬辰秋八月梁茝林藩伯歸自吳門甫數日有持此卷求售者得之甚廉因以告余余亦出公前卷相示藩伯曰是可互為題識以相證也余維公於萬秝二十年冠廷對長春官功名始終無少瑕玷而乞歸之疏屢上乃遂藩伯由詞垣移儀曹敭歷外臺勤勞民事齒未及者一引疾而蒙　俞允其遲速雖殊而勇退之情一也然而　朝廷體下而使之以禮視前代不判若霄壤乎哉是卷結體道細布行端直於

快雪堂帖九歌小楷為近文詞寬博光明達而勿多蓋立朝風槩於此可見與余藏行書卷雖字體大小不侔而神理豈異哉往余在溫陵嘗睹太師史文簡廷試卷太師即公同歲一甲第二人其書結構殆不及公也若明季不究六書字多相沿破體從俗要不足為公病也藩伯得此卷距公廷試之年閱五壬辰矣藩伯既栖林下以此留遺子孫其將為後人魁黃甲之兆乎是可什襲寶之已